

唐宋時期的孔雀明王信仰（二）

高振宏

2. 關於孔雀明王經典⁷

目前所見與孔雀明王相關漢譯經典約有以下數部：

（一）唐代不空金剛譯《佛母大孔雀明王經》三卷（包括〈經序〉與《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前啓請法》，《大正藏第十九冊》）以及《佛說大孔雀畫像壇場儀軌》（包括孔雀經真言等梵本）、（二）南朝梁僧伽婆羅譯《孔雀王呪經》二卷（下卷有「結界法」與「壇法」）、（三）唐代義淨譯《佛說大孔雀呪王經》三卷（下卷有「壇場畫像法式」）、（四）失譯人名《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》一卷（今附秦錄，元、明本大藏經題「東晉西域沙門帛屍梨蜜多羅譯」）、（五）失譯人名《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》一卷（今附秦錄，元、明本大藏經題「東晉西域沙門帛屍梨蜜多羅重譯」，其中還包括《佛說呪賊經》、《法華神呪經》）、（六）東晉十六國姚秦鳩摩羅什譯《孔雀王呪經》一卷（最後有「孔雀王呪場」）。另外，據《開元釋教錄》所載，提到東晉西域

沙門帛屍梨蜜多羅譯有《大孔雀王神呪經》一卷及《大孔雀王雜神呪經》一卷，而東晉沙門竺曇無蘭也譯有《孔雀王呪經》一卷。其稱：

右三經同本前後八譯。（五存三闕，前六本略，後二本廣。其尸梨蜜再出，雜神呪經應是異本，既未覩其經，難為指定）。

可見帛尸梨蜜多羅與竺曇無蘭所譯的為同一本的不同翻譯，若元、明大藏本所題，便是以為第四項的《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》與第五項《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》為帛尸梨蜜多羅的兩部，只是目前直接證據，因此還無法確切得知此二部現存經典是否即是東晉所譯，不過其內容與鳩摩羅什的《孔雀王呪經》相當接近，很有可能是相近時期的譯本。相對來說，南朝梁僧伽婆羅的《孔雀王呪經》與唐代的義淨、不空譯本比較接近，應來自同一個底本，只是義淨、不空本更為詳盡，一方面當然可能是他們認為舊本有闕漏以及重視陀羅尼的正確發

音⁸，但另一方面也帶有將此經系統化、密教化的企圖。在不空譯本的〈佛母大金色孔雀明王經序〉最後有附文云：

此經須知大例，若是尋常字體傍加口者，即須彈舌道之，但爲此方無字故借音耳。餘自准可依字直說，不得漫有聲勢致使（失）本音，即便乖梵韻。又讀誦時，聲合長短，字有輕重，看注四聲而讀，終須師授方能愜當；又須粗識字義呼之，始可隨情，若至我某甲處，咸須具述所求之事。……但爲舊經譯文有闕，致使神州不多流布，雖遭厄難，讀誦者尚稀，故今綜尋諸部梵本，勘會委的，更重詳審，譯成三卷，并畫像壇場軌式，利益無邊，傳之求代耳。⁹（《大正藏第十九冊》，四一五頁中）

以經文內容來看，鳩羅摩什譯的《孔雀王呪經》與失譯者名的《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》、《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》內容相近，若以《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》爲基準，該經以「佛告阿難，雪山之南有金色金雀王，佛住其中」開頭，即說「大孔雀王經呪」，接著敘說「大孔雀王心呪」、「彌勒菩薩說呪」、「梵天王說呪」、「

說衆神仙名號」、「四天王及諸大鬼神王說」、「除其怨家」、「向某生惡念者悉皆治之」、「向某伺求便者皆治之」、「滅其怨惡」，最後「得賢吉祥，普賢成一切事」。相對於此，《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》開頭則有不同，先是禮敬佛法僧，然後對諸惡鬼神說「大孔雀呪經」之功德，接著爲典型的孔雀王經典開頭，藉由孔雀王呪來對治蛇毒：因黑蛇螫吉祥比丘的右足：因黑蛇螫吉祥比丘的右足，所以阿難前往佛所請求佛陀救治，佛陀因此開始述說本經，後續則逐一敘說上述「大孔雀王心呪」、「彌勒菩薩說呪」等經呪，但在「得賢吉祥，普賢成一切事」之後又添加了「解說經下結呪語」，這部分的陀羅尼與前述孔雀王差別甚多，有可能爲後代的補充。至於鳩羅摩什的《孔雀王呪經》前半部「東方大神龍王七里結界」以下至「南無大金色孔雀王神呪」一段已被指爲偽經，下有小字說明：「已上三紙七行，經音指爲偽經。」而後則如《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》，以禮敬佛法僧、說經功德開頭，然後接各式經呪，但如同《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呪經》，在「得（普）賢吉祥，普賢成一切事」之後，則又接了一段不同的經呪。先是由四天王說治一切衆生疾病諸惡陀羅尼，再接「佛說曠野鬼神阿吒婆拘呪經呪」，最後則是說明修持孔

雀王壇場與所需之物的「孔雀王呪場」，但相當簡略，雖然物品相近，但與義淨、不空譯本的內容有較大的差別。這三部分，特別是前兩部分明顯是插入其他經呪，應非是原本的孔雀王經典內容。

相對上述一卷本的系統，僧伽婆羅、義淨、不空等譯本則有相似的經文結構，應是來自同一或相近的底本，而其中也涵括部分一卷譯本的內容。與一卷本相似，僧伽婆羅也是以禮敬佛法僧開頭，然後對諸惡鬼神說「大孔雀呪經」之功德，同樣接續黑蛇嚙莎底（吉祥）比丘、阿難請佛陀救治、接著傳授孔雀王呪的開經神話，但之後則是誦念各龍王名，求其皆莫為害。後又再傳一段孔雀王呪，然後接了一段孔雀王放逸遊樂、未持誦經呪而遭捕捉之事：

彼孔雀王有時以此大孔雀明王不作呪誦，擁護安樂，而與多林孔雀女從園至園、從苑至苑、從山至山，貪著於欲處，憍迷多癡悶，提携遊行放逸。自憍入一山穴，於彼長夜，怨家、怨友常伺其便，以孔雀繩縛。彼孔雀王將至怨，中心自作念，唯此大孔雀明王有呪如是……（《大正藏第十九冊》，四四七頁下）

後孔雀王回復正念，憶起經呪，而得解脫危難。然後再傳孔雀王心呪、祈雨呪，再敘說孔雀王呪能攝護持誦者，不受諸鬼神攪擾之功德，於是又傳降伏詭惡、滅毒、天雨等各式經呪。接續又傳諸天、大藥叉、四大天王、大藥叉軍主、各藥叉將等呪，至此上卷結束。下卷承續，又傳二十八夜叉、毘沙王兄弟王、十二大女鬼、八大女鬼、七大女鬼、五大女鬼、八大羅刹女、十大羅刹女、十二大羅刹女、十二鬼母、大羅刹女、七十一大羅刹女、諸龍王等名、毘婆尸佛、尸棄佛、毘首撫佛、拘留孫佛呪、柯那供、迦葉、釋迦牟尼、彌勒菩薩、梵一千世界主、帝釋天王、四天王等呪，又傳諸河王、山王、星神、仙人、大毒名，最後再次敘說大孔雀王呪可滅除一切鬼神、毒害、畏怖等功德，於是阿難禮佛、右遶三匝，然後至莎底比丘住所潔界、誦呪，為其驅毒，於是兩人共往詣佛，在佛陀的交付下阿難將此大孔雀王呪傳與四眾、莎底比丘與八部眾，全經結束。義淨與不空譯本內容與此相近，只是他們將此內容拆為三卷，而他們的譯文也更為流暢、經義更為明確，此點將下節有更詳細的討論。此外，僧伽婆羅最後附有一小段「結呪界法」，較鳩羅摩什的「孔雀王呪場」多了護守四方的神眾以及壇圖，這部分就留待討論孔雀王壇場時一併說

明。

(未完待續)

註釋：

7. 有關《孔雀明王經》，王惠民有初步的討論與整理，但其主要關注對象為敦煌的孔雀明王經典，因此只列出相關漢譯本，未多加比較討論，此處在其基礎上再作延伸。相關說明可參王惠民，〈論《孔雀明王經》及其在敦煌、大足的流傳〉，《敦煌研究》，一九九六年第四期，頁三十七—四十七。

8. 不空譯經非常重視譯字與陀羅尼的正確發音，常會附上梵文以資對照，甚至可以說，中唐之後許多梵僧重譯舊經時，都有感舊經譯字失真、真言訛舛，因此都特別強調譯文與陀羅尼的正確性。

9. 義淨的譯本亦有相近的文字，但他是附在佛陀說完「大孔雀呪王經」之後，原文如下：「此一部經須知大方無字故借音耳。自餘唯可依字直說，不得漫為聲勢，致失本音，又但是底字皆作丁里音道，不得依字即喚，便乖梵韻。又讀呪時，聲含長短，字有重輕，看注四聲而讀，終須師授方能愜當；又須粗識字義，呼召始可隨情。若至我某甲處，咸須具述所求之事。：但為舊經譯文有闕，致使神州不多流布，雖遭厄難，讀者尚希，故今綜尋諸部梵本，勘令委的，重更詳審，譯成三卷，并畫像壇場軌式，利益無邊，傳之永代。」（《大正藏第十九冊》，四五九頁中）

中華佛教僧伽會理監事交接典禮

中華佛教僧伽會新舊任理監事交接典禮，九月七日假善導寺內國際會議廳舉行。交接典禮由玄奘文教基金會林博文執行長主持，名譽理事長了中長老、內政部花敬群政務次長、臺灣省佛教會理事長如本法師均到場致詞。由名譽理事長了中長老見證監交，新任理事長心立法師從原任理事長法光法師手中接過印信。第七屆理監事由心立法師

擔任理事長，蓮懺法師、見引法師、妙元法師、真璉法師、圓明法師、大慧法師擔任常務理事，十四席理事分別由達慧法師、如輝法師、法光法師、常志法師、慈穩法師、常露法師、禪睦法師、如融法師、今能法師、照印法師、妙光法師、志定法師、寶定法師、果堂法師擔任。